

对中国经验和江西记忆的思考与抒写 对江西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回望与审视
对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描摹与提炼 对民间幸福和民间诉求的叙述与体悟

刘上洋 主编 ■ 小说卷三 ■

江西六十年

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

文学精选 [1949-2009]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刘上洋/主编 ○小说卷三

江西六十年

JIANGXI LIUSHINIANWENXUEJINGXUAN

文学精选 (1949-2009)

4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. 小说卷.3/刘上洋主编.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80742-795-7

I. 江… II. 刘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江西省-当代②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③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8.56
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52937号

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 小说卷三

刘上洋 主编

出版人	姜钦云
责任编辑	杨剑敏
美术编辑	方 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 26.25
版 次	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52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795-7
定 价	45.00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

《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》丛书

1949—2009

主 编

刘上洋

编委会成员

陈东有	李玉英	钟健华	黄 鹤	傅修延	严 力
黄晔明	尹世洪	郜海镭	周 文	刘 华	汪玉奇
朱法元	叶 青	姜钦云	姚雪雪	胡颖峰	

前 言

在中国的版图上，由章水和贡水而汇于“赣”，又由赣之五河而汇于鄱阳湖，再由鄱阳湖而汇于长江奔向大海，这是江西地理水域的自然流向。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，我们终于有了一套精神长河式的鸿篇巨制——十五卷册《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》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卷帙浩瀚的文学作品集，融汇了几代江西作家的心血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喷薄而出。文章彪炳，作家辈出，洋洋洒洒，蔚为大观。

六十年的江西文学，珍藏着江西人民的光荣记忆。发生在江西大地上的革命斗争历史，为江西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也为江西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源泉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拥有革命历史这座“富矿”，才造就了新中国的江西作家队伍，奠定了江西文学不断繁荣发展的基础。六十年来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纵贯江西文学的发展历程，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，“风景这边独好”。有着“红色情结”的江西作家，满怀珍视的情感，始终自觉地深入开掘这座“富矿”，从中汲取诗情画意，提炼主题、情节和形象，生动表现了江西人民为新中国诞生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。他们以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电影、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，为人民前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，而且也为发展中的江西文学注入了以红色为象征的时

代品格、精神内涵和文学特质,使得江西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。

历史上,江西文学积淀深厚,群星璀璨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中,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三位领军人物就生活在江西;东晋以来,陶渊明、黄庭坚等也把自己的身躯和灵魂安顿在这一方绿色山水,成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;“初唐四杰”王勃留下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千古绝唱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操。

进入20世纪后,新中国的江西文学与传统文学紧密交汇。伴随着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春风,江西文学更是经历了一个集中爆发的井喷时期。这段时间江西文学有如大河奔涌,浩浩荡荡,横无际涯。表现尤为活跃的江西中短篇小说创作,在全国文坛上为江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;接着是江西电影一部接一部在全国叫响,折桂众多的“金鸡”奖和“百花”奖,长江和鄱湖之滨的水城九江居然有了“电影之乡”的美誉;绵延了几近半个世纪的江西谷雨诗会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;进入21世纪以来,江西的散文创作风起云涌,以集团军的形式向中国文坛挺进,被评论界称为“江西的散文现象”。这一个个可圈可点的文学佳绩,是现时代江西作家对辉煌文学传统的对接与重续。可以说,人世间千万个平常时日流淌过去,方始出现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时期。许多优秀作品的诞生,许多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集中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,一如整个太空的电流汇集炸响,形成江西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观。

我们深情回眸历史检阅江西文学的今天,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进程,又为江西文学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,更多更好的具有江西特色、江西风格、江西气派的传世之作就在我们激情的笔端。大时代必然呼唤大作品。大作品是以它的气势、内涵、概括力和穿透力雄踞重要的历史地位,成为某个时期某个阶段的扛鼎之作和领衔之作。大作品之所以称之为大,决不是因为它的尺幅之大、口号

之大、架子之大，而是由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所决定，由它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特殊性所奠定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真正的大作品它的本质在于它的完美性，它的新颖性，它的原创、鲜活和发现，它对既成观念的颠覆和改造。一句话，在于它对艺术本体是否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，在于它是否为艺术史的演进增添新的篇章和内容。六十年的江西文学让我们收获了感动和自豪，也收获了责任和信心。江西几代作家的呕心沥血，让我们分明已领略到了朝向未来、蓄势待发的蓬勃力量。

在眺望之中，江西文学如同一条水天相接不断延伸的远方地平线，它永远引发人们的希望，推动人们去追求，但是又很难能够最终接近它和占有它，如同那比天空和海洋还要辽阔丰富的心灵一样，让人永远生发出一种新鲜而诱人的憧憬。我们离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，也许只有一步之遥，但是这一步却需要用九十九步的努力和艰辛加以完成。这九十九步的一半只是这一步，这是一个超数学。文学本身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巅，所有的努力都在寻找无限的高地，正是这一点，才促成我们江西作家永不停步奋力攀登！

2009年8月

目录 CONTENTS

丁伯刚

天 杀/001

两亩地/046

傅太平

小 村/082

江华明

周末情绪/142

李伯勇

拳 师/158

万剑声

重回雨季/171

高 飞

文物贩子/181

熊正良

湮 灭/192

我们卑微的灵魂/200

杨剑敏

广陵散/239

叶明新

人 群/249

陈蔚文

悬 念/267

陈 离

午夜的门/288

温燕霞

红漆雕花窗/303

陈 然

鳌鱼翻身/341

陈永林

鄱阳湖三祭/351

刘国芳

当头一棒/360

刘伟林

惊 蛰/367

阿 袁

郑袖的梨园/379

长篇小说部分篇目/402

后 记/407

○丁伯刚

天 杀

有一游魂，化为长蛇，口有毒牙，不以啮人，自啮其身，终以殒颠。

——鲁迅《野草·墓碣文》

于是我的处境很有些尴尬。我一直以为，女子的身体应该极其柔软，轻盈，用手一抓，便像棉花或白云一般。小洪一点也不缺少女性的柔美，她的体态让我一见就着迷。今天我意外发现，小洪的身子又粗又壮，硬邦邦的，一手搂过去，好像没有边际。我试着把她抱起，谁知好重，简直没法撼动她。我说不出的扫兴，有些悲凉地想：

“怎么，我这么快就抱到女人了？与女人拥抱，就是这么回事吗？”这太平凡了，太无味了。我真不应该这么随便。小洪的主动更让我失望。女子应该含蓄些。感情是缓慢发展的，应该半遮半掩的，哪能像她这样。

“我喜欢你！”小洪说。我一阵难过。我也应该说一句“我喜欢你”。但我实在受不了。一切都这么做作，这么虚伪。小洪完全是故作亲热，我也应该这样故作亲热的。我连听听也受不住，怎能说得出口呢？我把脸埋进她的颈项，装作激动过分，说

不出话。

“你的心怦怦跳。”小洪说。

“嗯，”我答应着。暗暗地无可奈何苦笑：“见鬼，我完全无所谓，半点异样的感觉也没有，什么时候心跳了？真可悲。”我吻她的脸，又吻她的唇。她的脸发烫。嘴唇薄，吻时微微张开。这又让我奇怪，小洪的嘴唇那么丰满，红嘟嘟的，吻了却干燥得很，没长肉似的。她的舌头一探一探，我觉得这是种暗示，便慢慢吸着。后来干脆全拖出来。那么长，吓我一大跳。舌头又缩回去，怕是不舒服，我也就算了。后来我很茫然，就这样一味地抱下去吗？我早想放开手了。只是怕得罪小洪，怕她知道了我的失望，仍旧敷衍着。为免得冷场，又试图把她抱起。她双脚腾空，又大又笨，大狗熊一般挂紧我脖子。这很让我厌恶，但又不能松手。松手她便掉到地面了。我踉踉跄跄站不稳，都快摔倒了。小洪问我累了吧，我说不。忽然起了一个讨好她的念头，要她相信，我爱她爱得不顾一切了，便使出最大的力气抱她。

小洪许是好感动，引了我一只手到她胸前。她又解开外衣的扣子。我正要插进，她又将内衣解开了。没想到这么无保留。摸了一会，又有些茫然。不就是两块肉吗，老这么摸下去也不行吧。她这么郑重地让我摸，应该还有什么重要的内容，我没体会出。琢磨了好久，终是没结果。我不知怎么办好。为免得小洪伤心，便装作热切的样子，伏身用嘴吻。我怕她奶头上有垢泥，没敢衔进口里，抿住双唇夹了夹。吻了右边的，又去吻左边。勉强过了好久，又没事干了，不知下一步如何办。好在她表示要扣起衣服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起劲地献殷勤，要帮她扣。衣服绷紧了，扣不进。我提议坐倒，让她躺我怀里。就这么完了，我这样想，觉得很对不起人，过意不去。我又埋下脑袋用劲热吻，显得恋恋不舍。她问我累了吧，我说不。其实我真累了。坐处的地面又不平。但我不好说。以为谈恋爱时讲累，便太失诗意了。我咬咬牙说不。过会她又问累了吧。这时我那没搁稳的腿已累得直抽搐了。于是让她调个方向躺。后来天空下些小雨点，小洪说要回去。我为显示自己的幸福，便提议：“我们就这样过一夜吧。”她没做声。

我们往回走。小洪问：

“你说，我这人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漂亮，又很温柔……我很满意。我以为，你是很理想的了。”

我这样说，心里却厌恶得不行。觉着自己每句话都是假的，每句话都虚伪、故作。尽管我使尽力气显出真诚，但是不行，话语那么干巴巴，一点味也没有，我简直

没勇气讲下去。可又不能不讲。

实际上，我讲的全是真话，小洪真的很漂亮，又温柔。怎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？我一片真心，怎么讲出，就虚假了呢？我怎么老觉得自己是违心的呢。

“吾心足矣！”我知道小洪听出了我的虚情假意，怕她多心，就用玩笑的口气补充一句，想引她开心。谁知此话出口，就知道，这不但虚假，而且带着嘲弄她的味道了。

还有一件事忘了讲。临走时，我想把垫座的两张纸收起。纸是小洪带来的，我怕上面有什么字，明天让人认出不好。小洪不让，定要丢掉，说：“又不是给你的信。”我便丢到坡下。小洪叫起来：“快去捡来，那是给你的信！”我知道，这是考验听不听她的话，把她当不当回事。我只觉这太天真可笑，无聊透了。我犹豫着。为表示忠心，明知纸上什么也没有，还是装作不知地跳下去。小洪拉住我。

好一会我们说不出话，沉浸在这件事引起的厌恶情绪中。我痛苦极了。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。

我自觉是一锭铁块，给埋在满是煤泥的铁匠炉中。小铁匠拉风箱，煤泥迅速干燥，很快裂出一条缝，缝里冒出火星。老铁匠用长钳捅进煤深处，抄动了一下。随着风箱的推进，炉中腾出柱柱火苗。铁块渐渐红了，亮了。小铁匠精神一振，浑身的肉块绷紧，风箱噼噼啪啪，炉中铁块在老铁匠的钳下越翻越快。随着耀眼的一阵光亮，铁块给夹在空中，金光四射。老铁匠挥起小锤，象征地敲敲铁砧。小铁匠挥大锤，狠狠砸在小锤指示的地方。铁块顿时流溢出去。小锤鸡啄米似的，蹦蹦跳跳。老铁匠小铁匠在锤影中狂舞。铁块于大锤小锤下尽情地加宽，变窄，伸长，缩短。无数火花吱吱喳喳，撒向小铁匠的皮围腰，撒上老铁匠瘦骨嶙峋的窄胸脯，窄胳膊，窄脸膛。窄脸上满是斑斑的大坑小坑。火星吸在坑底冒油烟。正出神入化之际，小锤一顿，铁块给投进旁边的水坑。冷水霎时嘎嘎咕咕，剧烈沸腾。白汽扑面而来，遮天蔽日。老铁匠小铁匠，大锤小锤，俱跟着嘎咕嘎咕声快乐地打颤。声音几次渐弱，又几次轰然而起。随着最后的一下爆响，一切声息皆无。人们睁眼再看，满坑的水已结成厚冰，铁块静静埋在冰层深处，灰不溜秋，丑陋可憎。

我一无感觉。我失去了我自己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半天空传来呼吸声。一只手从虚无中降下，搭上我的脊背。停了停，又轻抚我脑袋，梳理我头发。我模模糊糊悟出，这是小洪。模模糊糊悟出，我仍然躺在她身上。在这极度的痛苦中，小洪也跟着我

石化了。我想动。这才发现自己遍体冰凉，四肢僵硬，不能屈伸。小洪摸摸索索，在地层深处蠕动。她抽出我的右臂，悉心揩拭满手的秽物。这是不知什么时候，我从一本什么书上看来方法。吃鹅蛋那天，自然而然想起了。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恐怖。每次到那最辉煌耀眼的瞬间，既怀着疯狂的贪恋，更要及时撤退，成败往往只在毫厘之间。

“小郑。”

小洪的声音。我想动动，仍是不能动。

小洪叹口气，再次轻抚我头发。我死去一般，一丝气息也没有。

“小郑。”她推我。

越推，我的身体越加重，沉沉向什么地方盖下去。小洪又推。使劲推。我硬邦邦翻到一边，像一块石头滑下山坡，我清楚地听着干硬的咕咚咕咚声。“小郑，郑芜之！”她腾身坐起，惊恐地摇我。

我眼睛睁着，睁得大大的，一闪一闪。

小洪大吸一口气，重新缩到我胸前，做出娇柔可爱模样。深沉的厌恶感窒息了我。我只能一动不动。

“我怕，”她怯生生地说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骚动是从下午开始的。我知道是为什么。但又知道这不能够。我已忍了十几天。上个星期六小洪来学校，我都没动她。当时很高兴了一阵子。应该坚持住，不能前功尽弃了。否则，我实在不是个人了。忍过多少次，每每到关键时刻，便全线崩溃。事后便是彻底的绝望与痛苦。我彻底地瞧不起我自己。不知怎么才十几天时间，我就给弄成这样。每次饱餐一顿，至多管这么十几天。看样子是个极限。要不是看到那个学生，我可能会打破这个极限。可我偏偏看到了。也许，不看到她，我照样会看见其他的什么。随着太阳的西沉，心头的狂乱更是强烈了。我感到极为不安。暮风里似乎夹有股股闷愤的那种气息。我怕一人躲在房里会软弱，晚饭后便到隔壁的几家串门，闲谈一些什么。过后又去教室辅导。这时我看到了那个女学生。从背影看，还以为是小洪呢。我知道我不行了。今天夜里的事是逃不脱的。现在动身，二十分钟后，一切便成了。浑身烘地一热，我奔出了教室。院子里稍微徘徊几步，便一头扎进夜色深处。过浮桥时我想，只用十五分钟了。不由飞跑起来。于是一切过去，什么东西全给大火烧光了，仅剩我一人陷在无边无际的后悔与绝望中。回想刚才一副癫狂的样子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。一切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我明明知道这些，偏偏因为一时的软

弱，将自己弄成这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我尽情地侮辱了我自己。在自己面前，我半点人格也没有了。郑芜之，你是一头猪，知道吗？

夜可能深了，远处什么地方正施工，传来有一阵无一阵的铁锤敲击声。我听到老铁匠小铁匠的锤声，看来不全是幻觉。楼下的电灯仍亮着，光线从楼梯口斜射上来。小洪的母亲估计正干什么，却又没半点声音。我抬抬脑袋，用手抹动身下的这块胸板子。我感觉小洪肥厚宽广的胸脯在我手下扑扑扑扑，发出拔鸡毛一样钝重的声音。我的心里充塞着茫茫的悲哀。看样子，我一生将永远生活在这块胸脯上了。整整一生啊，就这么一小块地方？我闷得慌，掀去被子一角，让风透进。一时之间，隐隐存在的我此生的目标，我的使命，还有底层人特有的不屈野心，一齐给唤醒了。我不禁大汗淋漓。我再一次厉声呼喝：“郑芜之，你正干什么？你把什么都忘了吗？”

我没有睡好。小洪的四肢也不时阵阵抽搐。我似醒未醒，度过这令人不安的一夜。远处工地的锤声浪潮一般起伏于耳。可等我真正醒来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不禁十分奇怪。我轻轻起床，不想惊动小洪。刚刚找衣在手，身体就从背后给箍住了。我扳开小洪的手臂，看她蜷缩于被外的浑圆身子，一览无余地袒露出无耻的要求。我想起我们的早课还没做。我闻到一股浓浓的腥膻气息，浑身钻心地难受，口里清水直冒，连连干呕不已。小洪正惊讶，我已匆匆着衣下楼，再不敢回看一眼。

“就起来啦？快洗脸。”小洪母亲招呼我。她对我永远是那么亲切，恭敬。牙膏，牙刷，毛巾，早给准备好了。小洪妹妹端了洗脸水进来：“小郑哥洗脸。”

“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”我勉强挤出一些笑，先使劲洗净双手。小洪母亲和妹伢留吃饭，我口里咕哝几句，人已走在门外。

低着头，狗似的夹紧尾巴，穿过几条狭巷，前面就是大片的河滩了。我松一口气，悄悄隐进树木深处的小道。前后左右有几个浇菜的人。我甩手甩脚跑起来，装作早锻炼，省得引人注目。郑芜之，你是一条狗，一头猪，我再一次悄悄同自己说。猪狗不如的东西啊。靠近学校的时候，迎面碰上本校的一个老师。我不由自主缩紧身子，打算溜过去。

“跑步啊？”这人问。

“啊，跑步。”我喉咙里又是一声咕哝，匆忙看他一眼，又自卑地紧低了头。这一刻，我在心中感叹：“真像一条狗啊！”

“真的，像极了。”我又补充道，笑起来。

好不容易做出的决定，一夜过去，全变了。头天晚上想过的一切，不再激动我。我打开这封绝交信，呆呆怔怔。信的内容与我隔了层什么，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非那么写不可了。甚至难以相信这是自己写的。小洪，你好！我们高高兴兴相识，又高高兴兴相处，我想，我们还是趁早高高兴兴分手吧。这段巧妙的文字，昨夜让我得意极了。因为，我们照此下去，就不会有高高兴兴的日子了。怎么，这就和她分手吗？我有点好笑。今天不是与昨天一样吗？我看到学校进进出出的人。这么多日子过去了，今天为什么就过不去，非要分手呢。这些人突然听到，我要与小洪分手，将多么吃惊。他们会怎么猜测呢？还有她，昨天还好好的，根本没多大矛盾，无缘无故我突然要同她分手了。

想到这么多日子与小洪形影不离，一朝分手，以后就如同路人，不禁茫然若失。我已经习惯了与小洪一起，习惯了身边有个她。我体会到温情脉脉的依恋。以前好像没有过的。

决心动摇了。白激动了。我骂自己真蠢。正是决断的时候，偏偏会有这一手。偏偏是关键时刻，我比谁都儿女情长了。这样一来，我要求绝交的心情更迫切。原打算下次相会时出示那封信，提前到今天夜里了。实际上吃过中饭，就按捺不住，匆匆过河，把小洪叫出家门。我怕她接受不了，闹得家里都知道。再不能犹豫。应速战速决。否则，一切又会过去。应该尽早有个结果。

小洪，你好！

一块很大的空场地，堆满木头、水泥、沙石等建房材料，四周用木栅圈紧。我与小洪说说笑笑，沿栅外缓缓走。

“雪里红，名字好听。我猜想是种了不得的高级菜。买出一看，黑不溜秋，一堆黑酸菜。食堂里真会开玩笑。我只好连叫上当。他妈的！”小洪说着话，学我的口气叫“他妈的”。

我们于一处背人地方停住。

有一两分钟，没谁做声。我清楚，小洪等着我讲什么。刚吃过中饭，叫她来这地方，不会没有事的。并且她心里有数，这不是一般的事。不然，她不会那么轻松地拿食堂开玩笑。

你是个好姑娘，你会找到幸福的。祝福你。

我手插裤袋，紧紧攥住那封信。头一句话，头一句话。头句话说出，一切便好办。

“这里要做房子吧？”我指指栅栏内的东西。

希望我们以后还是朋友，也不枉相交一场。你说呢。

“听说做一幢商业大楼。”小洪说。

“哦，”我点点头，“商业大楼。”

我握了一手的汗。汗又变冷了。不能不最后承认，我无法拿出那封信。昨天夜里，怎会想得那么便宜。看到兴致勃勃的小洪，设想着，我突然拿出绝交信，她会是什么样子。我羞愧了，暗骂着自己的鬼打算，悄悄用手帕将信盖紧，生怕露出，或让小洪无意中掏去。假如她看到这信，一问，会是多么难堪的事。

我想我应该有个亲热的表示，以赎回自己的罪过。也奇怪，今天我仿佛头次发现，小洪是那么美。不敢相信，如此好看的一个女子，就要让人抛弃了。并且更不敢相信，抛弃她，这么一个美丽女子的，竟是我！心头一颤，真有了亲热的要求。我装作踱步，四周走一圈，见没人在意，迅速从后面揽过她的腰。小洪，你好。

“找我有事吧。”小洪道出内心话。

“没事。就是想见见你。”

“假的！”

“你要说假的，也没办法。”我说，暗叹一口气。我急急促促讲起什么来。记得我讲了好久，然后突然顿住。我十分不耐烦。扯这么多干什么。不是打定主意和她分手吗？不说没分成，结果倒越来越亲近，越谈越投机了。她会相信，我真的忍不住，要和她相会。照此下去，事情只会更加的糟，我会更加脱身不得了。

“你找我，有什么事吧？”小洪淡淡又问。

“又是有事……哪有什么事嘛！”

“用不着这么叫。”她冷冷看我一眼。

“我又没叫！”我的声音更大更急促。

“没叫更好，”小洪说，“不要以为别人好傻，就自己聪明。有什么事，可以说出来。有什么不好说的。实在不愿说，可以写信给我。”

“没有事，写什么信。”

“要是你认为，我们在一起，不合适，你尽可说出来。别不好意思。千万不能勉强。不要把别人当傻瓜，用不着向别人叫。”

小洪面孔微微低向一边去，快流泪了。

让她一句话说中，我狼狈起来。

“看你扯哪去了，”我慌忙掩饰，“这怎么扯得上呢！”

总算彻底明白，我根本没勇气与小洪分手。这样一来，我反倒轻松多了。看到小洪一毛不拔的样子，甚至有些高兴。她并不一味地求我，讨好我。小洪有勇气道出我不敢说的话，实在出人意料。

她也看出我内心的变化，说：“我不和你吵，吵了没意思。你认为我的话讲重了，也用不着生气。”她口气和缓多了。我知道她不敢过分逼人。她懂得适可而止，给我留下回旋的余地。只要我回心转意，她情愿后退几步，主动表示歉意了。这提醒了我，觉得应该生她的气。我说服自己道，她的脾气太坏了，与这样的人一起，长久下去，谁受得了？

“你这么厉害，”我说，“同你讲话，声音大点都不行……我话也不敢讲了。一点点什么，就讲我们不合适，勉强。”

我做出无限委屈的样子。实际我暗暗想笑。当我看到，小洪真以为我生气了，显得诚惶诚恐，我更得意洋洋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不起她，我在犯罪。同时，我却体会到一种快感。内心有个什么狞笑着。

有了这次争吵，我们之间总算隔开了些，她再不会那么一往情深，再不会纠缠不休了，离开栅栏时，我这样想。

我不得不正视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：我落到了这样的境地，我无用到这样的程度，连抛弃一个女人的能力都没有。我谈不谈恋爱，自己也不能做主了。这不是令人难以相信的神话吗？难道真有这样的怪事出现吗？

有这样的印象，对小洪我好像并不十分嫌恶，离开的念头也不很迫切。实在讲来，我对她有着真诚的爱恋之情。一旦明白我无法抛弃她时，突然间一切全变了。怎么，从今以后，就得与她过一生吗？她永远有权利与我一起，有权干涉我的事，并且一生一世吗？我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希望，到结果只是和她在一起吗？这怎么可能。太可怕了。

那么令人陶醉的生活，失去全部色彩。我的面前，仅剩这个愚蠢的、全身充满腥膻的女人。人生多么乏味，我还没起步，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。以后的岁月，都是多余的了，可有可无的了。我将整日整年整个一生，守住眼前的这个女人，一天一天挨日子，等待死亡的到来。

这残酷的现实让我目瞪口呆。我感到彻心的恐怖。觉得自己是玻璃缸中的一尾

小鱼，看着外面的大千世界，向往极了。我不停地游啊游啊，一心想进入那世界，占有那世界。无缘无故玻璃缸碎了，水干了，我落于干燥的地面，一身灰尘。灰尘又结成硬壳。就是这么回事。我不想游了，也不能游了。

我是一条给烤干腌制的鱼，我这样强调。

我站着，让母亲攀住双肩，静静地等。母亲无数次擒我去剃头，无数次让我溜了。母亲说，再不剃我不像个人了，像个鬼了。我们面前，剃脑匠紧抱住一个人头，没完没了地用刀削。我看得入神，也忘了跑的事。一颗头长满鸟屎样的毛，说长吧实际没到半寸，说短吧又显得那么高耸。剃脑匠三刀两刀，给刮成个光葫芦瓢。听着有节奏的嗞啦嗞啦，看到毛发整整齐齐退下，我感到说不出的痛快。鸟屎刮净了，剃脑匠又给涂上一层肥皂沫，又刮一次。肥皂沫与头发皮与屑混合一起，成灰灰一团泥巴，积在剃刀口。剃脑匠伸出拇指一捋，泥巴捋上指头。还放到面前细细瞄，嗅几嗅，喇一下甩向我。我想跳开，身体没动。好在灰泥团也没甩上我身。嗞啦嗞啦声又响起。弄不清那颗头刮了那么光滑，怎么还要刮。没什么刮的了，怎么仍有嗞啦嗞啦的毛发声。葫芦瓢上出现一黑点。黑点扩大，胀圆，凸出，又拉长。流血了，我刚想喊，剃脑匠顺过手袖一晃，就揩了。葫芦瓢自己还不知道。

我让母亲按坐上方凳，方明白什么。来不及了。剃脑匠将灰色大布扑扑几抖，空中尽是蜻蜓般的毛发。大布划个圈，准确无误覆盖住我。剃脑匠抓住两只角，绕我脖子一勒。我忍不住吭吭咳嗽。我想起那鸟屎，那泥巴样的脏物，正紧紧巴住我脖子。我一动也不敢动了。剃脑匠给推剪溜油。推剪由两片锯齿叠成，那么锋利，贴向我脸。我可怜巴巴盯住利齿，头往一边避，肩膀耸起。剃脑匠不动声色捉住我头，一拧，痛得我嘴一咧。推剪紧抵住我耳前，叽嘎叽嘎嚼起来。我稍稍放了心。不懂那锋利的锯齿，为什么只剪发不剪肉。这时剪刀一提，我一声惨叫。锯齿间有头发没剪断，给生生拔了。“不痛，不痛，一下就好。”母亲拍我肩，哄我。我嘴张开，无声地大嚎。推剪换了一把。耳边又响起咯嗒咯嗒的咀嚼。又一提，我又一声惨叫。

“你这头跟别人不同些。”剃脑匠说。

嗒嗒嗒的女式皮鞋声渐近，一股怒气在头脑中横冲直撞，眼中金星直冒。我知道小洪来了。皮鞋声到门前停住。我不做声，装作不知道。小洪敲门。我不应。又敲。

“谁！”我大喊一声。自己也吓一跳。我仍然坐着。这才有点犹豫，如果不是小洪呢？